

# 刘敦愿：从一幅古画探得三里河遗址

□许志杰

## 一只灰色陶罐带来的灵感

1958年春天，青岛市文管会举行了一次藏品展，引得众人围观，任教于山大历史系的刘敦愿也抽空来到展览现场。在一件灰色陶罐前，刘敦愿驻足静观，发现灰色陶罐上刻有高凤翰的诗句与题记，名曰“吸古得深味”。

高凤翰(1683年—1749年)清代画家，山东胶县人，字西园，号南村，又称南阜山人，曾任安徽歙县县丞，辞官后客居扬州，有“扬州八怪”之一说。刘敦愿分析，这件灰色陶罐年代较晚、品质居中，小口、圆肩、深腹，并不具有龙山文化器物的基本特征，但是陶罐之上所刻诗句与题志，引起刘敦愿的注意，并感觉似曾相识。

诗曰：  
介子城边老瓦窑，  
田夫掘出说前朝。  
阿翁拾来插瓶供，  
常结莲房碗大饶。  
高凤翰题志：“余家介子城下，常得瓦器如婴罐，可充瓶供，插莲花，房大如碗，饱满坚实，以其气足，生物可成也。南阜老人左手画并志。”

刘敦愿恍然大悟，原来这首诗与题志他曾在高凤翰的一幅水墨花卉画中见过，虽然个别字句有所不同，但基本可断定均出自高凤翰手笔，如此巧合必有因果，甚或暗藏故事。这幅画原藏于青岛市文物店，已被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先生购买收藏，张先生视其为珍品，不轻易示人。张维华先生是山大历史系“八马同槽”的“八大教授”之一，还是收藏大家，晚年将自己倾囊购得的古代书画捐献给山大历史系。

## 高凤翰水墨花卉暗藏玄机

返回学校后，刘敦愿立即去张维华先生寓所讨教并一起阅画。此画面与灰色陶罐确有诸多相同之处，但是仔细查来，尤为显眼的莲花和莲房相差甚大。高凤翰画的是一款上部有“流”和“鑿”，下部有“三足”的器物，“流”是水嘴，“鑿”是器物上可以用手提的把手部分，

刘敦愿先生是中国美术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，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设人，一生致力于理论考古与田野考古。他慧眼识珠，在观赏一件展品时，以高深之学养、丰富之学识，捕捉零星信息，解析其中意境深藏的玄机和奥秘，终得胶县(今山东省胶州市)三里河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遗址确切位置，并经考古发掘得到证实。



陶鬯



刘敦愿先生(中间)

“三足”起到支撑作用，为龙山文化比较典型的代表性器物“陶鬯”式样。高凤翰作为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书画大家，画作虽有艺术夸张的写意之笔，却绝不会随手臆造，而且这幅画具有相当显著的时代特征以及可信的历史参照物。刘敦愿据此判断这幅画的“模品”应该出自高凤翰对于一件相同器物的记忆，甚至是当场临摹的实物，有可能就是青岛市文管会展出的那件灰色陶器。如果这个判断准确，就可以证明在高凤翰生活的清朝初中期，已经有龙山文化器物流出。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城子崖，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并参与发掘的，时间是在1930年前后。高凤翰所见的龙山文化“陶鬯”至少提前了200年，张维华先生听了刘敦愿

的分析感觉有理，赞成这个判断。为了使这一分析获得更多依据，刘敦愿征得张维华先生同意，携高凤翰水墨花卉画专程拜访了著名收藏家、书画鉴定家王献唐。巧合的是，王献唐曾购买过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，经过鉴定乃伪作，被弃之，去向不明。经王献唐先生仔细鉴定，这幅高凤翰画作似亦有疑点，可视作清代中晚期摹本。即使是仿品，也必有真品所临，画里“陶鬯”不会是臆造的。刘敦愿进一步分析，高凤翰题志和诗中提到的“介子城”必有根据，与画中的“陶鬯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初步判断“介子城”可能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，是否准确需要实地勘察乃至发掘才能定论。

## 按图索骥

### 实地巡走“三里河”

介子城是位于距胶县县城约2公里的古城村，刘敦愿遂于1960年春夏与山大历史系几位同事从济南乘车前往。据《胶县志》记载，介子城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介国所在地，汉代称为介亭，曾经存有清代乾隆时期遗留的残损碑石，以及清代建造的高台，为这里的一处胜迹。在古城村的东南角，刘敦愿发现了一处长约百米、高两米三米不等的残垣断壁，墙基留有大小不一的若干洞穴，清晰可见一些绳纹陶片等残物，但是进一步探测并无成型的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物件。刘敦愿认定此处并非高凤翰所记“瓦器如婴罐”的出土位置，而是另有指向。

刘敦愿进而得出结论，高凤翰记“余家介子城下”应当是一大体位置，城里城外地域广大，应扩大寻找范围。他首先想到的是距离胶县城不远处的高凤翰老家南三里河村。在步行去往南三里河村的行程中，听到当地农民讲到早些年村边时有铜器、陶器裸露田野，最近已经不多。

三里河是一条东西向的小河，南岸为南三里河村，北岸是北三里河村。刘敦愿来到北三里河村，低头巡视，陆续发现散落于此的破损陶器碎片，如获至宝，悉数收入囊中，带回住处登记造册、修复还原。刘敦愿还在一个老乡那里看到一件较为完整的“石铎”，刘敦愿掏出自己仅有的半盒香烟予以交换。可惜的是，在将所得器物置于房东院里晾晒时，房东小孩与家犬玩耍碰落在地，破损严重，数日付出功亏一篑，刘敦愿有些沮丧。但他根据此次田野调查，划定北三里河村外东西约两百米、南北逾三百米的范围为可探区域，为日后发掘提供了可靠的地址位置保证，使他欣然释怀，带着残石碎陶返回济南。

胶县野外调查，刘敦愿风餐露宿，行于田野，导致健康受损，回到济南不久突患“胃穿孔”，幸亏及时入院治疗转危为安。初愈后，刘敦愿即刻投入对三里河搜集文物的研究，比对日照两城遗址出土文物，足以证明两者较为相近的地域文化与龙山文化融为一体，甚至部分器物具有更加显

著的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气质。由此判断，高凤翰笔下的“陶鬯”，定是出土于三里河附近的史前文化器物。

## 考古发掘证实

### 刘敦愿判断准确无误

在得到刘敦愿提供的准确无误的信息之后，中国科学院山东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历史系，于1974年、1975年连续两次对三里河遗址进行发掘，发掘面积1570平方米。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两层，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，下层为大汶口文化遗存，可能是商代遗存，后来被破坏。其中大汶口文化房址5处，灰坑31个，墓葬66座；龙山文化灰坑37个，墓葬98座。

如此丰富的出土文物，为后人提供了山东近海地区史前文化与文明的原始数据。三里河遗址中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，后者进步的社会状态明晰，当为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。三里河遗址距海湾只有10公里左右，地处胶莱平原东南部，自然与地理条件优越，适宜人类居住。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生活、生产资料，说明当时农耕已经很成熟，不但有粮仓储存剩余的粮食，还饲养家畜。出土的贝壳、鱼皮、鱼骨，证明三里河人已经开始下海捕捞海物，吃海鲜，生活比较富足。科技人员依据鱼骨分析，当地人具备捕捞大型海物的能力，如蓝点马鲛鱼等，甚至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，这需要造大船的技术以及识别航行方向的仪器。

三里河遗址分别在1996年和2006年被列为山东省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附记：1997年1月15日凌晨，刘敦愿先生在济南逝世，享年79岁。吾辈有幸，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得以聆听先生讲授“考古学”，音容笑貌犹如昨天，所得见识受用不尽。感谢先生之子刘陶提供原始资料，刘陶感言：“岁月悠悠，人生几何，五十余春秋倏然即逝，慈父见背，墓木已拱。方今，追思先严之往昔，悼念霜露之纪辰，谨以拙文述之而殓读者。此事虽小，微不足道。但在中国考古史上却乃趣谈佳话，倍感意有未愜。”学生同感，拙笔成文，聊抒心声。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  
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

敬老从心开始，  
助老从我做起

孝心不是应景之谈，  
而是真切地陪伴